

石五宜

林

齋

燕總

野

語

辨志乘





宜
齋
野
乘

吳
枋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宜齋野乘（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
文房及藝海珠塵續知不足齋
叢書皆收有此書三本多寡如
一顧氏在先且覆宋刊本故據
以排印

宜齋野乘

枋自四十歲以來。榮念已絕。獨於嗜書一事。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未嘗一日忘情也。嘗記周益公二老雜誌載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近時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傲輦。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遭畢方之禍。延燎數萬家。儲書寄留癸辛街楊和王府。盡爲劫灰。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以庇風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記一二鈔錄之。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枋之才固萬萬不及樂天。嘗疑此語似爲予發。以此嗜書之心。牢不可破矣。雖然。不知後之人能爲傳一二耶。抑用之覆瓿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吳枋書。

宜齋野乘

五帝非官天下

宋 江陰吳 枋方木著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蟠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鯀。則摯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邈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姁。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

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過秦論誤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

卒。始皇方卽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先輩

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猶曰早得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按容齋續筆載貽子錄云。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以東爲上。以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又紹聖間。王聖塗澠水燕談云。蘇德詳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又司馬溫公勸學歌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詳味溫公之言。則登雲路者方呼先輩。如今黃甲並呼狀元一般。先輩猶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擲將去矣。人以爲笑。又王直方詩話云。蕭貫嘗夢至宮庭中賦詩。有一人曰。先輩異日必貴。又春渚紀聞載基待詔劉仲甫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着人傳。今秋來試南省。若以二家所載觀之。則以先輩爲稱呼。決非前輩之比。又章莊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詩。又墨客揮犀言。今人於榜下擇壻。號曰樹婿。有一新先輩少年。爲貴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彭應來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結句云。回頭應念差池者。重待陽和振羽毛。言新先輩則

爲狀元爲前名明矣。若以爲長上先生，則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摭言載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稱牛爲卽先輩。又田表聖錫威平集與胡旦書云：秀才卽先輩，乃卽日可爲先輩也。其義甚明。今人詩集中因見唐詩有先輩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誤作前輩。近時有稱道士爲先輩，尤可笑也。

千字文重複

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執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爲清貞，庶不重複。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間，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慎觀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旣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尙不爲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爲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睡客之面，愚矣。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顏子非廿九歲死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圍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尙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畫野分州

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一州是百五十三萬家。

名不可稱

唐人多有稱人名者，詩中惟甚。今人學唐詩者，多做倣之，不知其不可。仿記李習之答梁載言書云：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足下之書章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

也。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觀習之言，則當時亦以稱前輩名爲非。坊謂古者君稱臣名，父兄稱子弟名。師稱子弟名。禮疏云：名者，職賤之稱。仲尼於弟子外，不敢稱人名。曾子稱子夏之名。蓋因子夏稱無罪怒而責之也。嘗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糾來聘。注：禮君於臣而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詩云：王曰叔父是也。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陳歸。莊三年，紀季以鄫入于齊。閔元年，季子來歸。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閔二年，齊與子來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與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故呂望、郭子儀俱稱尚父。管夷吾稱仲父。裴寂稱裴監。魏晉以來，多有贊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猶爾，況常人乎。

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見於左傳。若小生，則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皆是責人之語。若自稱小生，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強伴。又呂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遠數千里，授簡小生。

狀元詞誤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是錯誤，分曉其詞。以第

二句與第七句對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黃袍乍着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綿。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五

總

志

吳
垌
述

姑蘇以掛印
亦時苦味不
如育此書兩
另齋業書及
兼書業此時
不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不足齋叢書及藝海珠塵皆收有此書兩本相同時代亦相若知不足本較清晰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五總志一卷。宋吳炯撰。炯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紹興十三年七月。吳炯爲樞密院編修官。八月。除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見矣。前有自序。題建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氏之道山亭。書中有與蘇叔黨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條內載其大父事仁宗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爲黷爲令。作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府。又崇寧乙酉謫居荆南諸事。蓋亦北宋舊族。隨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間亦考證舊說。取龜生五總。靈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蓋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疎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賂賓王從徐敬業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間。續桂子天香之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庸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綦詳。猶有足資參證者。說郭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典所收者檢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五總志序

余雖蒙鄙固陋。少從父師之訓。於讀書業文。不敢自弃。昔嘗有意於著書立言。以見于後世。而憂患餘生。艱棘百爲。方時搶攘。顧逃生之不暇。猶廢井不汲。泥不食矣。然於紬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尙未可結舌閣筆。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己語。或以古證今。亦不復列其次第。非敢爲書。覬有補于遺忘。龜生五總。靈而知事。古人譬諸老於學而不斂者。心竊慕之。因志其首曰五總。且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句敘以紀之。庶幾託斯文以增重也。建炎庚戌上巳前一日。避地無諸城。書於蕭寺之道山亭。江左吳炯述。